

是為免成為日軍的宣傳工具。港九獨立大隊又和英軍服務團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，給他們提供情報及各種資料。

1947 年 4 月，英軍派員到西貢頒贈「忠勇誠愛」錦旗予西貢居民，以表彰他們在日治時期協助盟軍的功績。西貢斬竹灣有「抗日烈士墓園」、大埔烏蛟騰村有「抗日英烈紀念碑」，以紀念當地鄉民英勇抗日的事蹟。

戰俘集中營

1941 年 12 月底，日軍佔領香港後，為了囚禁大批戰俘，在香港設立多座集中營，分別設於九龍深水埗（今麗閣邨、麗安邨及深水埗公園範圍內，即九龍深水埗近東京街一帶舊深水埗軍營）、亞皆老街（今香港眼科醫院及九龍城法院大樓）、馬頭涌（今馬頭涌道及馬頭圍邨部分地方），以及港島北角（今電照街遊樂場及英皇道遊樂場）、赤柱（今聖士提反書院及懲教署赤柱監獄部分職員宿舍）。

日軍在深水埗警署設立戰俘營指揮部，並把大約 7,000 名戰俘送到深水埗集中營囚禁，其餘的則被囚禁於北角集中營。其後，日軍將普通士兵和軍官分開囚禁，前者仍留在深水埗集中營，後者就被遷往亞皆老街集中營。由於集中營過分擠逼，加上糧食不足和環境惡劣，以致在集中營內腳氣病、痢疾和白喉等惡疾非常猖獗，尤以深水埗集中營最為嚴重，不少戰俘因得不到適當治療而死亡。1942 年中旬，便有數百名戰俘因患病死亡。



深水埗集中營

日軍佔領香港後，建於 1927 年的深水埗軍營，便淪為囚禁逾萬名被俘軍人的集中營，當中英軍為數過半，其餘的為印度兵、加拿大兵以及少數華兵、香港防衛軍等。香港重光後，駐港英軍重新使用深水埗軍營（包括南京軍營與銀禧軍營）。

馬頭涌集中營

馬頭涌初作馬頭圍，在 1938 年建成難民營，以收留撤退至香港的國民黨軍隊。日佔期間，難民營變為集中營，主要囚禁被俘的印兵。由於日軍並沒有履行《日內瓦戰俘協議》，給予戰俘適當的看待和照顧，大部分被囚戰俘均處於飢餓及疾病交迫之中。

亞皆老街集中營

亞皆老街集中營位於亞皆老街、太子道、科發道一帶，本用作收容難民，日軍佔領香港後，用以拘留被俘印兵。據在囚戰俘憶述，當時營內囚禁約 1,000 多人，其中 700 人為印兵，戰俘試圖維持營內秩序，卻經常因為糧食分配等各種問題爭論不休。隨著有戰俘成功逃脫，日軍對戰俘管理更加嚴密。1942 年，日軍重組戰俘營，亞皆老街集中營改作拘留被俘軍官，原有的印兵及華兵，被遷往別處；加兵及英國海軍軍人，被遷往北角集中營。重組後，亞皆老街集中營拘禁的戰俘多為軍官，另外有一百多名其他軍階的士兵，主要為勤務兵及炊事員。1944 年，亞皆老街集

中營的戰俘被遷往位於深水埗的收容所，同年，原來的印兵又被移回亞皆老街集中營，直至戰爭完結。

據說，英軍軍官何禮文（Ronald Holmes, 1913–1981）曾經計劃從窩打老道地下排水系統，進入亞皆老街集中營，從而跟被囚戰俘接觸，並計劃請求東江縱隊協助，組織他們集體逃亡，但計劃因風險過高而告吹。聖德肋撒堂神父曾獲准前往 Ronald Holmes 集中營，主持彌撒等天主教儀式。

赤柱拘留營

赤柱拘留營位於港島赤柱半島，約為今天聖士提反書院及赤柱監獄外圍一帶，主要囚禁白種戰俘家屬。據統計，當時約有 2,800 人被拘禁於此，其中約有 2,325 人至 2,514 人是英國人；成年人口中，1,370 名為男性、858 名為女性；16 歲或以下人口中，286 人為兒童，其中 99 人不滿 4 歲，港督楊慕琦亦曾被囚禁於此。

赤柱拘留營幾乎所有建築物，都用作囚室，除教室以外，聖士提反書院的禮堂、教師宿舍、科學實驗室及多間平房，皆住有大量被拘留者。赤柱監獄的獄長及監獄醫生宿舍被改建成為日本集中營總部，其歐洲警寓所平均住有 30 名被拘留者，印度獄警寓所平均住有 6 名被拘留者，單身印度獄警宿舍被改建為白沙灣 Tweed Bay 醫院。



北角戰俘營

北角戰俘營位於北角電照街遊樂場及英皇道遊樂場部分土地上，戰前這裏是難民營，日佔期間主要關押加兵及英國皇家海軍俘虜。1941 年 12 月 18 日晚上，這裏已經成為關押非華裔平民以及在灘頭堡、渣甸山及黃泥涌峽等戰役中被俘的西旅先頭部隊的營地。後來，英國皇家海軍戰俘被轉往深水埗集中營，只有加兵戰俘仍留在這裏。1942 年 9 月 26 日，加兵戰俘亦被轉往深水埗集中營，北角戰俘營關閉。

1945 年 8 月 16 日，昭和天皇（1901–1989，1926–1989 在位）發表終戰詔書翌日，被拘留者得以獲釋。約兩星期後，英國艦隊遣送走被拘留者，數星期後，拘留營被關閉。

震洋特攻隊駐港始末

神風洞位於南丫島索罟灣至蘆鬚城之間海濱，為一些在日佔期間挖掘的山洞。日軍挖掘此等山洞，用作收藏自殺式快艇，名為「震洋特攻摩托艇」，簡稱震洋艇。日軍計劃出動震洋艇撞擊駛過的盟軍戰艦，並與之同歸於盡，日本海軍對這種自殺式作戰部隊稱為「震洋特攻隊」，但計劃還未執行，戰爭已經結束。這些山洞並沒有正式名稱，後人以其作戰手法如同神風特攻隊，遂名其為「神風洞」。

第二次大戰末期，德國、英國、意大利及日本皆有發展特攻摩托艇，其中以日本的震洋艇較為出名，是由其海軍少將黑島龜



▲ 日軍建於南丫島的用以收藏自殺快艇的神風洞



人（1893–1965）提倡。當時黑島龜人擔任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（1884–1943）的重要參謀，為偷襲珍珠港及進攻馬來半島的主要策劃者之一。1943 年 7 月，黑島龜人調任軍令部二部部長，開始構思以最小損失取得最大戰果的武器，8 月他提出了「必死必殺戰法」，所謂必死，就是生存機率為零的犧牲式作戰，由此確定了震洋艇的基礎。

1944 年中期，日本海軍開始設計和開發震洋艇，共生產了 6,200 艘震洋艇。震洋艇長 5 米、闊 1.2 米，船身以三合板（膠板）製成，搭載豐田汽車引擎，船頭安裝撞擊引爆裝置，以引爆艇內的 250 公斤高爆炸性炸藥。當發現敵方船隻時，震洋艇便從洞內滑出海面，撞向敵方船隻，並引爆炸藥，通常是由多艘震洋艇同時出動，以狼群圍攻獵物方式，完成自殺任務。

日軍組成震洋特攻隊共 147 隊，其中第 35、第 36 及第 107 隊駐守南丫島，他們在沿岸挖掘出 20 多個山洞，每個山洞大小略同，深度約 20 米，用以收藏震洋艇。隨著日本在 1945 年 8 月宣佈無條件投降，部署在香港準備出擊的震洋特攻隊沒有取得任何戰果。香港光復後，英軍把日軍部署在香港的震洋艇悉數銷毀。

今天在索罟灣的神風洞，洞口大多已不是直接面向大海，有些已被山石淹蓋，因而較少被人發現。據估計，灣內能確定位置的洞口有 12 個，大致可以分為 3 組：第 1 組共 4 個洞穴，在索罟灣海鮮檔後山坡下，洞口已全被封閉。第 2 組共 4 個洞穴，在已荒廢的蘆鬚城學校南面家樂徑路旁，其中 1 個洞口放置了介紹

牌；最接近蘆鬚城學校的 1 個洞穴口已長滿植物，洞內有蝙蝠棲息；其餘兩個洞口則已被填封。第 3 組共 4 個洞穴，在水泥廠及廢船廠後面山坡下，水泥廠後面的洞穴長期被水淹浸，另有 1 個洞穴則被人放置了「金塔」，其餘兩個已被填蓋。

忠靈塔建築始末

1942 年，隨著日軍在各個戰場陣亡士兵數量越來越多，他們提出了「一朝戰死，忠靈報國」的宣傳口號，開始推行「忠靈彰顯運動」，建築忠靈塔作為陣亡士兵墳墓，是這個運動的其中一個部分。日軍特別在香港興建一座忠靈塔，以紀念侵襲香港期間陣亡的士兵，並於 1942 年 2 月 9 日下午奠基。忠靈塔建於寶雲山山頂上、灣仔峽與馬己仙峽之間，約為灣仔至金鐘之間對上的位置，當時未有太多高樓大廈，該位置在維多利亞港兩岸大部分地區均可看到，建成後將成為香港地標。日佔總督磯谷廉介委派改建總督府的年輕工程師藤村清一負責設計。忠靈塔擬高 80 米，重 900 噸，以打算修建港督府的大麻石作為建築材料。興建忠靈塔地基時，連同一把日式長劍埋在塔底，以祝願日軍戰無不勝。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時，忠靈塔仍未建成。

1947 年 2 月 26 日，香港時間下午 4 時 29 分，忠靈塔被港府以爆破方式拆毀，惟埋在忠靈塔下的長劍，卻不知所終。忠靈塔的地基仍然保存，於 1951 年在其上興建金馬倫大廈，門牌地址為馬己仙峽道 34 號。



◀ 興建中的忠靈塔



◀ 金馬倫大廈地基（忠靈塔遺址）